

《咬人貓》私密的奇幻故事 與觀眾可能的錯讀

文 | 劉悉達 國藝會專案評論人 圖 | 國立臺灣文學館

在《咬人貓》裡，貓既是貓，也非貓，貓會咬人，人也會吃人。影評人如是說：「《咬人貓》難以解讀，但是對白強烈，形成的戲劇張力就像皮膚受刺，咬進人心」。

在野外的「咬人貓」，蕁麻科蕁麻屬植物，外觀帶有刺毛，常生長於海拔約 500 ~ 3000 公尺山區陰暗潮濕林下，人體若不慎觸及，便隨即紅熱腫痛，令人疼痛難耐，因故得名。2017 年臺灣文學獎劇本創作金典獎得主曾廷詒的《咬人貓》，與上述的植物並無關係，而是一部風格奇幻並略帶有象徵主義的作品，著重於表現主角個人的意念及其背後所象徵的精神，於是在《咬人貓》裡，貓既是貓，也非貓，貓會咬人，人也會吃人。又如角色少年，時而是安陵カオル的助理，時而又化身為幻像，無不混淆觀眾對於整體敘事的理解，使《咬人貓》成為隱晦神秘的作品，即便筆者將嘗試解讀作品，仍可能存在錯讀。本作雖難以解讀，卻藉由力道極強的對白——內容不乏對資本社會與人類媚俗的批判，仍使之成為一部具戲劇張力的作品，如會咬人皮膚般的植物咬人貓，深深地咬進讀者與觀看者的心靈。

在第一場中，于放將自己與貓反鎖於房中，亞因不得而入，對話從亞因找襪子起頭，關心于放的健康——如同一般的同居情侶一樣，屬於日常且平凡的。于放似乎已無法跟現實連結，頻頻地將話題帶向亞因自身，她追問亞因的病史，要求一間看得見地平線且陽光能照入的房子，最終帶出「動物」這個主題的存在。在開場，能看見于放與亞因已陷入膠著且分離的關係，就如同隔著一扇門般，在一起卻也不在一起，亞因所做的是不斷接近卻被拒絕，而于放心理狀態已瀕臨瘋狂，她妄想亞因的腳會長出翅膀飛去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們的貓到底是不是 Kurochan？是或不是同一隻貓怎麼會難以判斷？于放問明天還會有貓嗎又意味著什麼？開場即呈現著令人緊張卻摸不著頭緒的神秘氣氛。

展覽
與
活動
EXHIBITION
AND
EVENT

比起第一場令人困惑的對話往來，第二場亞因與 Stacia Liu 的對話顯得相對踏實，交代了亞因在網路上認養貓咪，卻無法向原收養者回報貓咪現況，然而對話的斷裂感持續存在，Liu 不斷沉浸在自己寵愛貓的世界裡自說自話，亞因卻似乎無話可說，最終在亞因單方面欲結束對話時，Liu 立刻強勢地要將 Miruku 要回，似乎也看出劇作家對於網路交談的不確定性與對「俗人」隱隱的批判。同時，劇作中另一個主要角色，安陵カオル也用訊息的虛擬形態登場，他帶著恐嚇且戲謔的語氣告訴亞因，他知道所有事情，並指引亞因前往繩紋找回「心愛之物」。在第二場結束後，故事似乎有了線索，亞因在各處尋找無主之貓，並將這些貓一律稱為 Kurochan，無論是黑是白，而這些貓的下場是被埋入了地底之下，這一切是為了「拯救」他與于放的關係。





讀劇一瞥。

第三場的空間來到了戶外，亞因接受安陵カオル的指示後立刻驅車前往繩紋，只是繩紋並不存在於地圖當中，在迷途當中，一位婆婆出現在路邊，誤認亞因為鬼怪，在婆婆的口中，讀者得知繩紋並非地名，亦非村莊，而是一個被認為具有靈力足以鎮邪的大水池，古早時人們因為害怕死貓帶來的煞氣，將貓屍帶往吊掛。亞因得知後堅持前往，婆婆語帶保留勸他「盡人事，順天意，毋通強求」，亞因不得其意，最後婆婆如魔法般在他手上畫了記號並吐了一口唾液，告訴他「在往見返的路上，若肚子餓了，便要注意路邊的招牌」。第三場中的篇幅雖然短，卻給出了極多的訊息，一個不想投胎徘徊在人間的山鬼，一個渴望解脫卻欲往神秘之處的人類，在對談間交換了「人定勝天」與「聽天由命」的生命觀，而劇作在幻想與現實間的編撰營造出的奇幻風格，亦在此處達到高峰，地名見返與萬榮皆是真實存在於花蓮的，然繩紋則無此地，多是指日本舊石器時代中的一個時期，而操台語口音的婆婆在這個充滿日本文化意象的作品顯然突兀。肚子餓了就會見到的地方，則不難令人聯想到臺灣「魔神仔」的傳說，醫學上的解

釋是因當事人脫水及飢餓所產生的幻想，若從這個方向理解，亞因如果能因饑餓而找到繩紋，那將是哪裡，又是真是假，令人好奇。

到了第四場與第五場，于放與V、和身份原來是死神的安陵カオル皆有大量的對話，說是對話，毋寧說是于放一人的自白，V與死神只是做為揭穿于放的角色，而全劇的核心也在這兩場當中漸漸清晰。在這裡可以得知于放的心理狀態與世俗人類行為漸漸脫節的過程，她被亞因求婚所用的花束嚇暈，這裡的暈，一來可能是來自於她對於花的過敏，二可能是來自於她心理上對人類行為模式的不屑，帶出的是她與亞因在關係上認知的差異。她渴望擺脫人的肉身限制，更渴望擁有貓的眼睛，或其他動物的身體本能，在道德上她又認為人類不該如此傲慢到不去接受自身的缺陷，要注意的是，于放多次用「人類」一詞，筆者倒認為這裡的人類更像只是她本人，現實中極少聽說以萬物之靈自居的人類夢想成為動物，即便有人如此聲稱多半也只是笑話。這裡的于放，已漸漸從人類固有的行為跟理智解離，成為更接近動物的物種，於是殺戮並不存在罪惡，她不過是另一隻咬貓的貓，人類文明上的倫理觀對她再不適用。于放與安陵カオル的組合，更是有有趣的扭轉了人與神之間的位置，面對死神，她不卑不亢，甚至討價還價，對於Kurochan死去的創傷，讓她以殺貓作為招喚死神前來索討她靈魂的籌碼，只為再見愛貓一面，已完全失去生之欲望，面對于放，死神即便字字珠璣，亦對即將消失的于放循循善誘，不難看出她仍擁有善的質地，善的死神對上視死如歸的人，多麼諷刺。

在這兩場當中，有不少動作安排，看似分離其實又連貫，于放在房間內與V的躲貓貓遊戲，最終演變成于放肢解躲在籠中的V，並吃下V的雙眼，死神到于放住處要收走被于放殺害的貓魂時，要求于放幫忙看著鳥籠，于放掀開布罩，看見的是自己眼窩空洞的頭顱，隨後昏厥過去，死神抓走最後一隻靈魂。似乎暗示著，于放不斷殺害貓，也等於殘害著自己，在失去人類身份的同時，她與貓漸漸成為一體，再沒有物我，Kurochan就是于放的執念，也是于放自己。

下一場，亞因終因飢餓而滾落山崖掉入水中，來到了繩紋，少年手上繫著三顆白色氣球從黑暗走來，氣球代表的是什麼？仍不得而知。亞因在

幻覺中醒來，將少年誤認為于放，自顧自著向少年示愛、求婚，隨著時間的推進，亞因的幻覺讓他越來越執著，在他吻了少年的那一刻，少年的氣球又破去一顆，彷彿倒數著某事的到來。少年終於出聲但只能斷斷續續，亞因聽不清楚的是，少年在告訴他，他不是于放，並要他趕緊回家，在來得及之前。亞因不聽勸，最後一顆氣球終於也破了，筆者認為氣球代表之事已相當明顯。「水」在本作中有著明確的死亡意象，在第五場死神造訪于放時，房間地面是被五公深的水所覆蓋著的，我想，在第六場結束時，如同于放，亞因也死去了。

最終場，場景轉往一顆掛滿半人半獸模樣骷髏的大樹，意味此地已不屬於人間，骷髏們隨後甦醒，在安陵カオル的帶領下列隊遊行歌唱。在死後，亞因與于放終於有了一個完整而具互動性的對話，我們看到愛情常始於意外，過程總是充滿盼望，然而卻總要回歸到各自的心魔，亞因的忌妒促使了 Kurochan 的死亡，而于放終於說出「她厭惡動物的真相」，也說出在她重鬱的期間，只有 Kurochan 完全信任她，她對貓的愛勝過任何人。重演了 Kurochan 死去那天的對話後，于放尖叫慟哭，亞因睡去。骷髏們的遊行隨之停止，最後，于放同其他的骷髏重新回到樹上，正式成為陰間之魂，掛著骷髏的樹體也崩解消失。徒留亞因醒來後，仍抱著鳥籠，期望著三個人完整的家，如同在路上遇見的婆婆一樣，被困在不屬於陰間，亦不是人間的地方。

此作有兩個不斷出現的角色與元素，一是少年，他顯然並非僅是「人物」，但那究竟象徵什麼，他是吃蛋的人，亦被蛋所傷，少年也是死神的助理，卻會打噴嚏，他帶來死亡的倒數計時器，在人死前卻充滿憐憫。二是「吃」，如于放所言：一切都是食物，沒有一種關係跟食慾無關。吃的動作在本作不斷出現，少年吃蛋，花貓吃了小鳥，于放吃了 V 的雙眼，鄰居是吃人的人，那麼吃又是什麼呢？僅是簡單的表達生命的脆弱或物種間的弱肉強食嗎？

若說此作原就有象徵主義或神秘主義的意圖，那麼去追問意義亦是徒然，觀賞的方式不妨交給最直覺的感官，該顫慄就顫慄，該疑惑就疑惑，即便讀者有所錯讀，那被錯讀的亦有自己的生命。而用讀劇的表現形式來

呈現《咬人貓》，筆者認為某些點上是有些不及的，《咬人貓》的劇本不易讀，很難用一次的語言表現便讓觀眾抓住故事核心而隨之入戲，其次是劇本在空間與氣氛的視覺塑造上十分強烈，部分場景的描寫光憑想像就足以令人恐懼，但讀劇形式扁平化了空間感與人物的表現，以機器人扮演少年更令人莞爾，機器人圓滾滾的眼睛一直動阿動，肅穆的氣氛也一再被打斷。筆者認為，聆聽讀劇與閱讀是相當不同的，在閱讀中可來回反芻，聆聽卻是稍縱即逝。很明顯的是，在劇場有限的預算中，難以完整表現出《咬人貓》的場景設定及特殊效果，讀劇形式亦是不得不的選擇。然未來若能改編為影像作品，或是漫畫，則會令人期待。

不得不提的是，筆者認為本作是部個人且私密的作品，若缺少那些與現實生活連結的對白，甚至顯得自溺，就如同劇作家所言「我總是寫著過於私密的劇本」，這並不是一部欲與讀者及觀眾溝通之作，也不打算反映現實，即便有著部份如說教般的對白，批判的也並無指定的對象。我想可以說，與其在看一部完整的故事，倒不如說是沉浸在劇作家所營造出的氛圍中，而那文字確實可畏卻又不禁令人想像，那些該是什麼場景。即便我花了相當篇幅試圖讀懂，都僅是捕風捉影般，若劇作有著自己的生命，那麼我的強勢詮釋，似乎也成了褻瀆。☒



讀劇一瞥。